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許競思

漢籍的東傳與文明的交融



■嚴紹盪教授。

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列島，就其歷史的悠久以及傳播的規模而言，不僅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對東亞以至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嚴紹盪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述了漢籍東傳的歷史。

四個時期的不同傳播形式

日本歷史上排列有序的天皇紀年，是從繼體天皇元年（公元507年）開始的；也就是說，大約從公元五世紀末到六世紀，日本才從傳說時代進入了有歷史記載的時代。而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的稽考，也是在六世紀以後，才開始有較可靠的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提供原典憑證。

在公元五世紀末到八世紀末期間，漢籍主要透過以人種交流為自然通道的形式傳至日本。據日本第一部書面文獻《古事記》記載，漢籍是在「應神天皇」年間最早傳入日本：「天皇命令百濟國說，『如有賢人，則貢上。』」按照命令貢上來的人，名叫和邇吉師。隨同這個人一起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而在《日本書紀》「應神天皇十六年」的記事中，亦有相關記載。歷史學家參照其他實物材料，因此推斷出，早期漢籍的東傳，最早是經由百濟而得以實現的。這時期，大量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到達日本；在他們東遷時，漢文獻典籍作為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亦因此傳至日本。

自八世紀末開始，中國文化的主要著作漸漸轉為以日本貴族知識群體為主體的形式傳播。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移居新的京城，定名為「平安京」（今天的京都），開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平安時代」。當時，日本權力階級為使國家盡快擺脫殘存的原始形態，並趕上中國唐代的文明，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繼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們第一次自覺地對中國文化實行全方位的開放，在

朝野中營造出一片謳歌漢風的風氣。814年，嵯峨天皇即位，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便敕令編撰了《凌雲集》與《文華秀麗集》兩部漢詩集，開啟了其後三百年間日本漢文化之先河。此後十五代天皇，亦相繼以自身深厚的漢文化修養，着力於本國的文化建設。貴族則在中國遍尋書籍，然後運歸日本。

日本自十二世紀後期起，國家政治權力進入了多元的形態，直至十六世紀後期，佛學宗教文化成為了中國文獻典籍與文化通向日本列島的主要管道。在這段期間，將軍率領武士互相爭伐。戰爭嚴重摧殘了文化，平安朝四百年間建立起來的文化事業，幾乎被破壞殆盡。當時在日本國土上，唯一遠離戰火的便只有寺廟；一線學脈，便因此維繫於寺廟文化。事實上，早期傳入日本的佛教為朝臣公卿所把持，又因為注重經典和強調法會，實為貴族所有，故又稱為「貴族佛教」。將軍武士起而爭奪天下，需要一種以朝廷公卿不同的意識形態作為其精神心理支柱，主張「人人皆可成佛」的禪宗因而得到武家大力推崇。當時，在日本禪宗的五山寺廟中，禪人們「專談經史百氏之書，傍及雜說，吹藜繼晷，莫不達明」，閱讀和鑽研非佛門的中國文獻典籍，蔚成風氣。在這樣的一種學術風氣下，五山僧侶十分留意漢籍的收集、引進和保存。據《泉湧寺不可棄法師傳》記載，日本僧人後俊在杭州徑山學禪參定後，帶回國的典籍中，除佛典1200餘卷外，便另有外典學籍719卷，數量可謂十分驚人。

日本自十七世紀後期起，政權逐漸趨於統一，直至十九世紀中期，漢籍均以商業為主要通道的方式傳至日本。漫長的爭權奪利的戰爭最後壯大了將軍德川家康，他於1602年受封為「征夷大將軍」，駐營江戶（今東京），開始了日本歷史上的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十分重視武功文治，在他還未受封之前，已在江戶的富士見亭設立了一座文庫。1639年，富士見亭文庫遷徙到新建的紅葉山上，便成了有名的「紅葉山御文庫」，其雅號也名「楓山文庫」或「楓山秘府」。這文庫着力於搜集中世時代流傳於僧侶手中的部分漢籍，特別是其中的漢籍善本。它亦會通過書商管道，直接從中國採購典籍。到幕府末年，紅葉山文庫所藏書籍已經有十萬冊之鉅，其中約有7500冊為漢籍文獻。此外，在江戶年間，商人崛起，日本的商業經濟發展迅速。這些商人在經濟上富裕的同時，也逐步進入文化的領域。如果說文化在平安時代是由貴族所掌握、五山時代時由僧侶所掌握的話，到了江戶時代，文化由社會某一階層所壟斷的局面便被打破了；而江戶時代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與這一時代文化發展的趨勢大致上也是同步的。

研究漢籍東傳的重大意義

嚴紹盪教授指出，縱觀十九世紀中期前以日本文學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可見它長期處於與大量漢籍「對話」的狀態中。中國與日本雖為兩種本源不同的文化，但在這樣持續不斷、長達1500餘年的「文明對話」中，兩種文化在多個層面中均形成了廣泛的聯繫。除此以外，中日文化交流為東亞文明研究中極重要的部分，漢籍東傳的歷史為各地學者在認知世界文化史時提供了一個極為生動的文明圖譜，意義十分深遠。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文：翁秀美

草之青韻

三月，雜花生樹，草長鶯飛，春意盎然。

草，可是大地吐出的清新之氣？外出踏青，放眼望去，河邊，樹下，田頭，石縫，蓬蓬勃勃地生長着數不清的鮮嫩的草，哪怕再纖細嬌弱的一莖，也俏生生地立着。

草，不拘環境，不擇貧富，鄉村城市，田野庭園，一樣生長。一小塊土，就能托起草的生命。草的顏色簡單清爽，通體青碧，可愛可喜。千年前的春天，白居易騎馬遊春，留下有名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詩句，看馬蹄輕輕起落，踏在春草之間，草兒尚未長成，一寸兩寸，一葉兩葉，該是多麼的新鮮翠綠！

綠為草之色，草為春之魂。草自有生命以來，憑着深深淺淺濃濃淡淡的綠，亮麗了無數個春天，生動了無數詩人的眼睛與心靈，筆墨之間不知流淌下多少詩情畫意。謝靈運病後登樓，正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時。劉禹錫陋室不陋，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恬淡自得。韓愈又說，早春的草，還是疏疏朗朗的芽兒，是要遠遠看的，朦朦朧朧，如煙如霧，一片極淡極淡的青青之色，近看了卻不出色，真如水墨畫一般，青韻天成。

草色青青，在離人眼中，卻平添無限惆悵，「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望春草思遠人，大片的草，在路兩側，延伸，了無邊際，上高樓再看，卻是：平蕪近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天涯何處無芳草，當良人遠別，閨中人除了思念，更希望羈旅在外的人不要忘了自己，「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青青小草，承載了綿綿不絕的懷念、相思與深情。

鬥草，是怎樣一種好玩的遊戲？如草一般青嫩的女孩兒們採來各種花草，用對仗的形式互報草名。晏殊筆下的少女，採桑路上相遇了，一個問，今天這麼高興，昨天做了好夢了嗎？女伴說，剛才鬥草得了綵頭兒了。說的得意，「笑從雙臉生」，好美的一幕。《紅樓夢》六十二回香



文藝天地

生活點滴

粉餃

廣西的不少小吃，與廣東點心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淵源傳承關係，有原樣照搬的，也有經過演化而形成了自己特色的，粉餃即屬於後者。這種用米粉皮裹肉做成的餃子，形如彎月，呈半透明狀，是借鑒了蝦餃和粉果的外形及製法，又糅合了廣西人喜食米粉的口味特點，吃起來溫潤鮮滑，細膩彈牙，由是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廣西小吃之一。

餃子是典型的北方吃食，到了流行稻米文化的南方，時常會被「搞搞新意思」。例如粵式蝦餃，最初是用粘米粉製皮，後又改用洗去麵筋的澄粉，以突出皮薄、通透、韌口的特點。粉餃借鑒其法，選用大米磨漿製成粉皮，用豬肉、香菇、木耳等食材製餡，包成餃子。蒸熟以後，粉皮晶瑩剔透，吹彈得破，與內裡若隱若現的餡料搭配得宜，就像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而且最妙的是，肉餡經過蒸製後滲出的少許肉汁，與清爽柔韌的粉皮珠聯璧合，牙齒輕輕咬下去，那種恰到好處的彈性就會盡顯出來，與縈繞齒間的清新滋味一道，予以以愉悅的味覺享受。

粉餃的粉皮，既是與麵餃區分開來的標識，也是這道小吃的最主要賣點，整個製作過程都是以手工完成。乃選用粘性較大、澱粉含量高的粳米，用水浸泡漲發，磨出的米漿盛在一隻粗布口袋裡，懸掛一夜，瀝乾水，然後摻入一定比例的生粉和豬油，使粉皮更具黏性和延展性，如此在包裹肉餡時就不致破裂。也有人在大米裡添配少量的糯米一起磨，亦有相同的效果。揉好的米粉團放到鍋裡，煮至七八分熟，俟冷後取出搓成劑子，再以麵杖擀成餃子皮。

肉餡的調配也很有講究，太瘦則柴，太肥則膩，只有肥瘦相宜，肉餡才會在高溫熱力下滲出



■粉餃 網上圖片

鮮甜的肉汁。除了增香添味的香菇和木耳，為了豐富口感，還有人添入蓮藕或荸薺，使肉餡更為甘脆爽口。粉餃須捏成半彎的月牙狀，邊皮的褶折，最少要在十折以上，一是為了外形的美觀，二是使粉餃更為結實，不會筷子一來就破。而在挑剔的食客眼裡，具有水準的粉餃，餡要汁香嫩滑，皮要薄而柔韌，即使夾起從空中落下，也不會跌破露餡。所以從技術角度說，做粉餃並不太難，但做得好的卻不多。看似簡簡單單的工序，若非行家裡手，就難以拿捏掌控。

過去每當晨曦微露，就有人守候在飲食店擇得高高的蒸籠前，等着粉餃出籠了。晶瑩剔透的粉餃被盛在白瓷碟裡，再澆上糟辣醬汁，色彩搭配相當生動，更顯得嬌俏有致，讓人忍不住要夾起一個放到嘴裡嚼動。溫潤的粉皮，彈牙的肉餡，以及縈繞齒間的荸薺的淡淡清香和輕甜，為粉餃贏得了無數的回頭客。然近年來，隨着一些老店和傳統工藝的消失，想再找到一家食之傾心的粉餃，也比較難了。

■文：雨 北

燕

你還是一隻燕子
你還是燕子
我只是不想你
受一點的累
吹起你
帶你去見
更高更大的
藍天
還指上你
最愛的那首
唱的天使

我卻只想成為
你嘴裡的
一粒春泥
構築你的
新房
如果
還有下輩子
下輩子
你還是燕子

（魚）

手寫板

■文：戴永夏

離奇古怪的民間蛇俗

蛇是一種聰明靈活、神秘而又兇猛的動物，遠古時代就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之中。由於古人生存條件差，防範能力弱，所以經常受到毒蛇的傷害。蛇患令人對蛇望而生畏，而蛇的超強本領又讓人對牠由畏生敬，把牠當做崇拜對象。人們對蛇這種敬畏交織的複雜感情，便演繹出離奇古怪的民間蛇俗。

以蛇為榮的崇蛇習俗

在我國，崇蛇作為自然崇拜的民間信仰之一，源遠流長。遠古時，一些部落就以蛇為圖騰。神話中一些古代英雄，也被賦予了蛇的形象。如開天闢地的盤古是「龍首蛇身」（《廣博物誌》）；被稱作人類始祖的伏羲和女媧是「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而華夏民族的最初領袖黃帝則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經·海外西經》）。這些英雄儘管威望崇高，神通廣大，但都生着蛇的身軀，從中折射出蛇在上古時期備受尊崇的地位。

古人崇蛇的另一載體是建蛇王廟，祭祀蛇神。因為蛇在我國分佈較廣，蛇王廟的數量也較多。至宋代，蛇王廟已經遍及全國。為了進一步對蛇神表示尊重，各地還給祭祀的蛇王附會一個歷史人物。如福建的蛇王多附會為一僧人，江浙一帶多附會為「方正學」。方正學即明初反抗燕王朱棣靖難的方孝孺，他因忠於建文帝，不為燕王朱棣草即位詔而被磔於市，受其牽連被誅殺的親友達數百人。浙人將備受敬重的方孝孺奉為蛇王，雖有些不倫不類，但愈發體現了蛇王地位的崇高。

崇蛇之風雖然分佈較廣，但蛇多的南方地區遠勝於北方。尤其福建地區，一直保留着較多的崇蛇習俗。在今南平市延平區漳湖鎮，從明代起就建有供奉連公爺的蛇神廟，塑有肖、連、張三蛇王神像，他們全為農王裝束。舊時每年元宵節前後舉行春祭遊蛇燈活動，農曆七月七舉行秋祭賽蛇神活動，都非常隆重。又據《閩雜記》載：「福建漳州府城南門外，有南台廟，俗稱蛇王廟，其神乃一僧像。」據說城裡人若被蛇咬傷，到廟中投訴後即可消災，並可在廟後見到一條斷腰或斷頭的死蛇，那就是蛇神對作孽者的懲罰。

「妙法」避蛇堪稱奇

人們崇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怕蛇。為了免受蛇害，很多人採取了「惹不起，躲着走」辦法，這便產生了「避蛇」習俗。

魏晉以來，道士經常進山修煉，避蛇顯得尤為重要，因而對避蛇的方法也格外重視。為此，晉時著名的道教領袖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一書中介紹了幾種避蛇「妙法」：道士進山前，先要凝神靜思日月和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的形象，讓這些神靈護住身體，然後來到山林草木中間，左取三口氣，屏住呼吸，再向山草吹去，想像這股氣已經像紅色雲霧瀰漫於數十里內，這樣進山就不容易遇到蛇。如果遇到蛇，就面向太陽，左取

三口氣，屏住呼吸，然後找根木棍壓住蛇頭，手轉蛇身，在地上畫個牢獄，把蛇放入「獄」中。只要不朝蛇身上吹氣，這條蛇就永遠也不能出「獄」。

唐代道士、「藥王」孫思邈在《千金翼方·禁蛇毒》中，介紹的避蛇方法更為神奇。他說，要防毒蛇出現，就在三月三日夜間，面北焚香，屏住呼吸念誦以下咒語：「日出東方，赫赫煌煌，報你蛇蟲，遠逃深藏。你若不藏，鸛鵲步罡，食你蛇頭，吞汝入腸。大蛇死，小蛇亡。急急如律令！」毒蛇聽了這咒語是不是真的「遠逃深藏」？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民間，也有「見蛇三分災」之說，認為見到蛇是「凶兆」，應盡量避而不見。如果見到正在交配或正在蛻皮的蛇，更不吉利，除不要隨便告訴他人外，還應趕緊從自己的頭上拔下一根頭髮，再從衣服上扭掉一顆鈕扣，吐一口唾沫，以此來化解災難。如果在家中的屋樑上、房簷下及燕子窩裡發現蛇，預示着家中要死人，唯一的化解方法就是燒香禱告，求蛇趕快離開。

打蛇、護蛇各有「理」

還有些人，受見到蛇為「凶兆」的影響，對蛇異常恐懼，見到後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便產生了「打蛇」習俗。

我國北方有些地方，流傳着「見蛇不打三分罪」「打蛇勿死蛇討命」等諺語，一些人見蛇就打，打必打死，認為只要把蛇打死了，「凶兆」便可化解。如果打不死，蛇會再來報仇。而打蛇最好是將蛇頭砸爛。否則，如果只砸斷了蛇身，蛇頭上不久又可長出新的蛇身，前來尋人報仇。故曰：「蛇不打死害人，虎不打死當禍根。」

當然，打蛇主要是打野外的蛇，而對生活在人們家中的「家蛇」，則在保護之列。據說家蛇為富裕的象徵，牠主一家的財運。有了家蛇，米囤的米永遠吃不完，家蛇會把米源源不斷地從外邊運來。

其實打蛇也好，護蛇也罷，都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因為稍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蛇偷糧糧食完全是無稽之談，而見到蛇為「凶兆」亦屬荒謬。不過，蛇能滅鼠除害，是農業的好幫手，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當今，蛇已經成為保護動物，不准隨便捕殺。而打蛇也成為有害的陋俗，應該堅決革除。



■福建地區保留着崇蛇習俗。網上圖片